

廣東新語

廣東新語卷七

分目

人語

高固

梅鋗

士燮

韓瑗

崔清獻

何真

海忠介

楊文懿

黃宗大

報仇三孝子

廣州二孝子

梁孝子

一味孝子

長壽人

吾祖多壽人

真粵人

馬人

黑人

徭人

黎人

峯人

瘋人

盜

蛋家賊

黃盜

永安諸盜

永安黃氏三孝子

廣東新語卷七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謨

人語

高固

高固南海人周顯王時以才能歸楚爲威王相時有鐸椒者以王不能盡觀左氏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繇固進之以故文教日興先是南海有勇獲者仕吳王夫差爲將黃池之會夫差命王孫雄先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于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南海介荆楊裔土周初始通中國王會以翟貢稱蠻揚焉尚力而已迄附於楚乃顯

庸有文事則固之爲功云黃佐云自會稽以南踰嶺皆粵地也秦漢之先蓋已有聞人者鄒陽曰齊用粵人子臧而彊威宣裴淵曰南海高固爲楚威王相時有五羊嘶穀之祥歐大任曰固越人也世在越稱齊高溪之族

梅鎬

越人以文事知名者自高固始以武事知名自梅鎬始當越人之復畔秦也以鎬爲將鎬下令戶出壯士一人領以戶將使合傳胡害將之戰則編爲什伍領以隊將使搖毋餘將之將士受命乃率之歸番君吳芮鎬勸芮西從沛公伐秦芮然之使鎬

先往當是時郡縣苦秦法多殺長吏以應陳勝等
項梁殺會稽守田儋殺狄令劉季以書殺沛令東
陽殺其令以推陳嬰使芮不聽銷言終爲秦守其
不同於會稽狄沛東陽者無幾矣銷旣行遇沛公
於南陽與言相合遂從攻析酈降之又從攻武關
破之秦旣滅項羽封銷爲臺侯食臺以南諸邑其
後沛公以銷能成番君功名復封銷廣德十萬戶
廣德卽今祁門縣也夫以銷之才爲百粵人所歸
設當大楚方張之時使庾勝兄弟絕關自守其智
勇豈遂出鬻佗之下耶且是時銷之王在滇水上
固勾踐之本支也銷卽奉其王以繼禹少康宗祀

亦孝子慈孫之所有事焉者而銷以爲秦者周之
寇讎非僅越人與六國人之寇讎也越人首畔秦
吾當帥之以爲周先王報怨且先君勾踐能滅吳
尊周室其遺風餘烈子姓當繼紹而起毋以竊據
一方爲天下所指名爲也嗟夫自唐虞夏而後得
天下之正者莫如漢明而越人率爲功首能以大
義鼓唱諸侯銷與何真是也銷可以爲趙佗真可
以爲劉巖而皆不爲與馮盎者亟以二十州縣歸
唐皆可謂能知天命者也臺嶺故銷湯沐地今無
銷祠吾嘗歎爲曠興夫任囂且祀於瀧口佗亦祀
於玉山況銷之賢者乎祁門地接鄱陽有銷祠與

鄱陽番君祠相望今臺嶺亦卽建之以爲銅主祠可也

士燮

士燮字威彥廣信人建安初爲交趾太守中國士人往依者百數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閑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簡練精微皆有師說其稱之若此燮兄弟共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百蠻震服會交州刺史張津死漢賜璽書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是

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變不廢貢職復下詔拜
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
爲交州刺史騭至變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變左
將軍建安末年變遣子欽入質又誘導益州豪雍
閬等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論者謂
變不能始終於漢權乃國賊與昭烈力爭交州而
變兄弟乃助權爲逆豈誠識春秋之義也者變卒
而其子徽乃據交州爲呂岱所破惜乎見之晚矣
後主建興十三年有廖式者起兵蒼梧以應諸葛
丞相諸郡應之此真漢之義士也變視之寧無愧
於心乎哉葉春及云一統志蒼梧縣卽漢廣信蒼

梧郡治此故陳元父子載於蒼梧而肇慶舊志謂封川西一里爲廣信縣雖非治所固彼提封陳氏之隸封川未可知也燮亦廣信人身本名儒兄弟四人擁兵據郡嶺海歸心中原喪亂孫權劉表皆窺南土燮於此時以甲兵之力循趙佗之迹西連蜀漢庶幾比美桓文哉奉權節度復誘益州附之旄矣豈度已審勢耶然燮名雖不終亦可謂一時之豪傑也大均云當是時又有揭陽吳碭者碭漢末爲安成長權使呂岱取長沙郡碭據縣以拒之曰碭受天子命爲長知有漢而不知有吳也又蒼梧衡毅與同郡錢博皆爲郡太守吳巨所信用建

安末權以步騭爲交州刺史騭至使人諭巨巨納
騭而後圖之騭如巨以詐斬巨首以徇遂治船兵
二萬下取南海毅博念巨部曲舊恩且騭之來非
漢命也乃興兵逆騭於高要嶮口與戰三日旣潰
敗毅與衆皆投水死死千餘人無一生降嗟夫
碭與毅博又皆漢之忠烈臣也以列于季漢書內
傳豈曰非宜

韓瑗

韓瑗南海人唐顯慶中爲宰相諫廢王皇后太武
昭儀高宗大怒褚遂良又諫被貶瑗救之許敬宗
李義府囚誣瑗不軌貶海南卒廣人爲宰相自瑗

始其直諫不回蓋古大臣之諠張九齡繼之卓識
風度遠邁姚宋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而瑗也實
開其先故稱曲江者當先稱瑗曲江縣當有唐時
三百年而有張文獻又宋三百年而有余襄公其
忠言大節不一而足而諫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誅
安祿山留范希文排張堯佐尤爲治亂所關三言
不用而二言用天寶之敗慶曆之隆夫豈適然而
已哉

崔清獻

崔清獻公八辭叅知政事十三辭右丞相家大西
書其集云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盡歸西伯時白

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文文山云菊坡
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文
溪云唐賢相起炎方者三曰韶之張曰日南之姜
最後得劉瞻于湟然皆奇拔於支郡筦府以廣名
甚大山偉海鉅秀靈鳩凝又遲三囚百載菊坡翁
始名在白麻臥龍蒲澗之阿勤天使走半萬里莫
能致古未有命之相不虧者高風全節可以興起
百世矣白沙嘗迎清獻畫像於家耦坐瞻仰若弟
子之於師者久之爲文以祭有云卷舒太空之雲
表裏秋潭之月淮蜀委之而有餘凝丞尊之而不
屑故能効力于當年而全身於晚節又有句云萬

里歸心長短賦九天辭表十三陳蓋實錄也吾廣
辭相伋者清獻而後有若霍公文敏而梁文康公
迎世宗入繼大統寵眷方隆乞歸益篤世宗以爲
兼有張九齡之忠盡崔與之之風槩若文襄方公
年甫四十卽解相歸臥西樵是皆急流勇退之哲
人也泰泉云吾廣帶海陸爲郡山奧川豁古稱珍
饒於卷握若別出堪輿然故其民素樂清曠而恬
仕進噫嘻豈清獻之流風所被歟

何真

東莞伯何真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武霸王
之器惜生南方微帶火色爵伋不過封侯後果如

言既貴顯先墓常有紫氣人或指爲符瑞輒斤絕之比事孝陵夙夜畏威惟謹在朝名公如宋濂方孝孺輩亟稱重之至論其保障炎邦識時知命則謂南越以來所未有云

海忠介

世廟閱海忠介疏大書曰此人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紂也持其疏遶殿而行曰莫使之遯一宮女主文書者在旁竊語曰彼欲爲忠臣其肯遯乎世廟尋召黃中貴問狀對曰是人方欲以一死成名殺之正所甘心不如囚之使自斃世廟是其言囚之三年得不死公之學以剛爲主其在朝氣象巖巖

端方特大諸臣僚多疾惡之無與大談顧黃中貴
何人乃獨知其爲忠曲爲拯救非至誠之極而能
感動若是乎公嘗言今之醫國者只有甘艸處世
者只知鄉愿又言孟子惡鄉愿其功不在禹下湛
文簡云老子鄉愿一途耳鄉愿似多一媚字尤先
得公心公在獄聞世廟崩方食盡吐下一慟幾絕
瓊州有忠介石坊者崇禎癸未春石坊每日流血
淫淫若淚明年五月威廟哀詔至血流乃止蓋公
之神靈存沒無間知國之將亾而主殉故先之哀
痛若此嗟乎忠哉

楊文懿

楊文懿公臨終於先墓衣冠北拜辭皇帝或進曰
醫諸曰醫者醫病也吾其病乎曰禱諸曰禱者有
所願也吾所禱非吾所願曰若是將何以爲歸曰
親在安歸徐起徘徊四顧若遠行狀乃歛手足端
坐而逝公爲學直窺性宗而踐履真至故死生之
際脫然

黃宗大

黃宗大先生香山人名畿嘗謂中庸易之疏義也
太極通書定性西銘猶中庸也其讀邵子皇極嘆
曰自箕子以來合術於道其惟堯夫乎因作皇極
管窺十三篇以通之論學則曰前之三代繇夏歷

殷而文成於周後之三代繇漢歷唐而文成於宋
名理醴粹周宋其齊軌乎是故周至乎矣道同乎
伏羲程至大矣見卓於顏子朱至博矣功亞乎仲
尼再闢渾淪不亦乎乎心溥萬物不亦太乎功在
六籍不亦博乎先生所著又有皇極經世書傳三
五字書及易說蓋粵人書之精奧者以先生爲最

報仇三孝子

報仇三孝子一曰黃卿字慶錫新會人也其族有
盜魁景賢者嘗殺卿祖父母叔祖父父與叔父三
人卿年十二乞官兵往捕不獲獲其一妾一女某
帥甚寵之於是景賢因妾女以求撫請輸金五千

歸就昆弟假貸師許之使數十騎偕往景賢偉軀多力虬髯虎臂日從數十騎奴帶刀執弓矢招搖里市時時過卿貸金卿飲然許諾僞與結歡除宿怨景賢信之遂畱卿家飲食卿乃陰約同仇數人伏前廂室中反鍵之一日景賢至值酷暑念卿文弱所服侍僅一小僮無他乃解衣簡所貸金小僮陰出啓扃卿乘間以匕首刺景賢中腹景賢創甚走呼殺人殺人伏者踣踣而出共斫景賢卿麾之自割景賢首剖心取血祭其祖父母叔祖父父三叔父其母居隣一巷卿懷景賢首詣母未至首重墮地塗人大驚恐卿笑曰此盜渠景賢也左手

持頭右手探懷中辭授令曰景賢殺吾祖父母叔
祖父父三叔父銜之十有二年今得報之願歸歿
司寇無憾令念某帥金未償恐得罪將加刑卿卿
曰刑所以威不服吾誅大仇自詣且卽歿又何刑
爲問有同謀夥乎曰無有問小僮曰主刺殺之吾
割之無他人也令解卿至廣州卿喜曰卿得報仇
以見先人於地下歿有餘歡矣下獄久之卿以已
無子請釋其無辜親叔父代已養母有司許之尋
遇赦乃免一曰李兼貴字伯鸞亦新會人有大盜
呂昌雄者以小嫌導官兵殺其一家兼貴尋於黃
岡伺昌雄白日格殺之持其首瀝血二十里走端

州有司以其壯士奏授一官兼貴固辭不可一曰
宋元亨字應乾程鄉之貢士也其父爲總兵楊乾
所害元亨乘間卽軍中刺殺乾有司繫之予貽以
詩云雄刀三載箭中鳴報怨而今事已成何必君
恩頻見赦千秋人識子崔名

廣州二孝子

廣州二孝子一曰曹麟字聖瑞番禺五鳳莊人其
父以渡江遇盜自溺死麟號哭水濱十晝夜聞者
哀之麟曰吾生不能得吾父之骸骨吾其死以求
吾父之骸骨乎遂抱其母木主沉于江而死一曰
龐時倬南海弼唐鄉人丙戌冬聞敵兵將至泣告

其師曰吾父性剛兵至必將遇害父苟遇害則吾以歿殉之矣師哀其志然亦未之信也比城拔其父被俘執索金果大憤罵敵兵兵將殺之時倬哭請代歿兵不從竟殺其父時倬伏屍哭踊徐以衣衾覆父投井而歿時年十有三歲論者謂二子者以其父母之身還之父母皆可謂不失其身而龐生當兵未至先能決其父之不屈父子天性夫豈偶然然其年甚小則尤異

梁孝子

梁孝子名煌哲別號生洲東莞人其所爲孝率本中庸無有奇詭絕人之行惟母病刲股稍爲人之

所難然而刲股非古也或以爲天倫之間有市心焉而孝子以爲親之遺體固後於親者也親疾苟瘳夫亦何所愛焉性之所至身斯至之而已矣孝子嘗患背癰痛楚垂死謂其弟曰吾行矣人死固如是乎吾左足大趾初一點寒如雪冰漸漸延及五趾繇下而上至脛膝右足亦然乃指其臍曰寒至此中氣當絕矣其弟曰古人言死生之際正空用力孝子閉目須臾乃曰無可用力但念老母在堂情不能割中心焚如不覺火從臍起臍中之熱直驅兩足之寒其母趨至孝子遂力疾起曰兒無恙寒氣退盡兩足仍溫矣已而病如脫癰亦旋愈

噫嘻斯乃孝子性之所至也蓋性冷則身不可得而熱也故生而若死性熱則身不可得而冷也故死而復生不忍舍其親以死斯不死矣肱可刳也癰可生也而不可以死也其斯以爲孝子之孝也孝子大母沒水漿不入口杖乃能行父沒亦如之母沒哀慟過傷里人爲之罷舂未暮而卒

一味孝子

孝子何珍字嵩山高明人幼喜讀書以父母不見爲恨遂絕意功名每食必慟不兼味人稱一味孝子

長壽人

崇正間東莞多長壽人若溫塘之龍翁一百有四
寮溪之竹園公一百有三鷓鴣坑之尹南峯公一
百有一石碣之梁翁萬家租之翟公皆一百同時
同邑誠天下之所罕者比歲番禺陂頭鄉有四潘
翁者一曰秉彝年九十八一曰岫嶠年九十六一
曰慶存年八十九一曰慶餘年八十八皆同母之
兄弟也有司表其閭曰一門四皓予謂四翁在異
姓則過於商山之四老在同生則過於南齊之徐
伯珍兄弟蓋我八朝先君淡仁厚澤之所培養而
致者予嘗與岫嶠翁遊聽翁談說隆萬年間太平
遺事神往久之嘗以鶴頂杯引滿爲翁稱壽翁賦

詩見荅可傳也

吾祖多壽人

吾先世人多壽考有聽泉翁者年八十餘以耆儒爲鄉黨師梁文康公儲銘其墓曰剛毅正大繇天成績純溫潤鍛鍊精考槃在澗王侯輕其配周氏安人百有四歲子滄洲翁諱漢年八十餘有嬰兒之慕孫梅侶翁亦年八十餘皆以齒德屢舉鄉飲不赴此吾之高曾也而曾叔祖圖南翁者諱起鵬嘗十六赴省闈不得解益攻苦崇正壬午年八十有五猶赴省闈監臨御史憐之諷以告老翁不從國變後乃棄諸生九十餘時猶設塾鄉閭講誦無

虛日時著高齒散屐遊行田間有所得卽篝燈作
蠅頭小楷記之成野語十有四卷平生喜作經書
制義積稿數千以自娛年九十八歲乃終予鄉大
宗祠歲冬至日翁必率宗人千餘奠爵獻俎于始
祖予曾兩侍翁飲福隨諸父兄上壽翁舉觴輒酹
酣暢無倦予祝曰天上有壽星飲酒輒一石人間
有酒龍爲壽亦過百翁之謂也翁大喜賜以巨觥

真粵人

自秦始皇發諸嘗逋亾人贅壻賈人略取揚越以
謫徙民與越雜處又適治獄吏不直者築南方越
地又以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戍臺山之塞而任

器尉佗所將率樓船士十餘萬其後皆家於越生
長子孫故器謂佗曰頗有中國人相輔今粵人大
抵皆中國種自秦漢以來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
淑之氣其眞鬱髮文身越人則今之猺獞平髻狼
黎岐蛋諸族是也夫以中國之人實方外變其蠻
俗此始皇之大功也佗之自王不以禮樂自治以
治其民仍然椎結箕倨爲蠻中大長與西甌駱越
之王爲伍使南越人九十餘年不得被大漢教化
則尉佗之大罪也蓋越至始皇而一變至漢武而
再變中國之人得蒙富教於茲土以至今日其可
以不知所自乎哉

馬人

馬人一曰馬畱俞益期云壽冷岍南有馬文淵遺
兵家對銅柱而居悉姓馬號曰馬畱凡二百餘戶
自相婚姻張勃云象林縣在交趾南馬援所植兩
銅柱以表漢界處也援北還畱十餘戶於銅柱所
至隋有三百餘戶悉姓馬土人以爲流寓號曰馬
流人銅柱尋沒馬流人常識其處常自稱大漢子
孫云其地有掘得文淵所製銅鼓如坐鑿而空其
下兩人舁之有聲如鼙鼓馬流人常扣擊以享其
祖祖卽文淵也有詠者云銅鼓沉埋銅柱非馬畱
猶著漢時衣予亦有詩云山畱銅柱水銅船新息

威靈在瘴天終古馬留稱漢裔衣冠長守象林邊
又云朝鳴銅鼓伏波祠大漢兒孫實在茲一任金
標埋沒盡馬人終古識華厓銅船在合浦相傳馬
援鑄銅船五以其四往征林邑留一於此天陰雨
浮出湖面樵捕者常得見之因名湖曰銅船湖鄺
露詩銅船亘奔流又云冒險觸銅船是也馬人今
已零落而欽州之崗長皆黃姓其祖曰黃萬定者
青州人初從馬援征交趾有功留守邊境後子孫
分守七峒至采皆爲長官司元時以貼浪峒長黃
世華有討賊功賜金牌印信洪武初年收之仍爲
峒長其在時休峒者祖曰褐純旺亦馬援戰士永

廣雅釋義 卷十 一四
樂初時羅峒長以事被革移純旺孫貴成守之其
如昔博是漸凜鑑山古森五峒亦皆以姓黃者爲
長蓋皆萬定後裔馬畱之人也然黃氏繁盛而馬
氏衰亦獨何歟

黑人

林邑記有儋耳民以黑爲美離騷所謂予國卽今
儋州也其地在大海中民若魚鱉魚鱉性屬火而
喜黑水之象黑儋耳民亦水之族故尚黑也然儋
州今變華風絕無緩肩鏤頰耳穿縋爲飾之狀獨
暹羅滿刺伽諸番以藥淬面爲黑猶與古儋耳俗
同予詩南海多子國西洋半黑人謂此予廣盛時

諸巨室多買黑人以守戶號曰鬼奴一曰黑小厮其黑如墨唇紅齒白髮鬖而黃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捕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此或病歿或不歿即可久畜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絕有力負數百斤性淳不逃徙嗜慾不通亦謂之野人一種能入水者曰崑崙奴記稱龍戶在儋耳其人目睛青碧入水能伏一二日卽崑崙奴也唐時貴家大族多畜之有南海郡守常贈陶峴崑崙奴摩訶勇健善浮游入水永樂間娑羅國東王西王遣使來朝以黑小厮充貢物亦是此種其曰狔者出暹羅之峴壠舉族巢林樾中有同猿猱身短

小精悍圓目黃睛性專慤不知金帛尸獠諳其性
常馴擾以備驅使蒙以敝絮食以鯁鮓飲以漓酒
卽躍然歡喜舉族受役至死不辭雖歷世不更他
姓嘗使之採片腦鶴頂皆如期而獲授以毒鏢有
犀象輒往刺之升木而匿犀象怒索之弗得移時
毒發而斃狃取其齒角以輸主人他姓奪之亦至
死弗畀也有曰奴圉者出暹羅國暹羅最右僧謂
僧作佛佛乃作王其貴僧亦稱僧王國有號令決
焉有罪者沒爲奴圉富豪酋奴圉至數百口粵商
人有買致廣州者皆黧黑深目日久亦能粵語又
紅毛舶至常以白小子贈人長僅尺許面與手足

皆如玉雪獨髮紺耳見人輒能脫帽跪拜語甚細
咿嚶不可辨云小人之國所產男女皆然不能耕
種有自然粉豆取食可以飽云

徭人

萬歷初兩廣寇之劇者曰羅旁徭徭每出劫人挾
單竹三竿炙以桐油涉江則編合爲筏所向輕疾
號爲五花賊其輦有九星巖一石竅深二尺許徭
輒吹之以號衆又有石其底空洞撞之淵淵作鼓
聲徭亦以爲號其謠曰撞石鼓萬家爲我虜吹石
角我兵齊宰剝而羅旁水口有竦石狀若兜鍪高
百仞徭每夜隔江呼石將軍石應則出劫無患不

應則否將軍陳璘以此石爲賊響哨妖甚燒巨石
頂有鮮血迸流其怪遂絕蓋鬼物之所憑焉猺故
多妖術又所居溪山叢箐亂石易以走險其謠曰
官有萬兵我有萬山兵來我去兵去我還其大紂
天馬諸山尤嶮峻陳璘嘗以馬不能鞍人不能甲
爲慮大征時勤兵二十萬部分十道凡兩踰月乃
蕩平覆其巢穴八十餘斬獲數千萬今東西山尚
有雲欖雲洋諸種人率短小躡捷上下如猿猱帶
三短刀持鐵力木弩弩長二尺重百斤頭作雙槽
釘以焦銅鍔鐵藥箭長僅尺許無事射獵爲生有
事則鳴小鐃舉衆讙起以殺人爲戲樂雖設有猺

官狼目以主之然薄稅輕徭示以羈縻而已徭狼以語音相別徭主而徭客徭稍馴初大征羅旁調廣西徭兵爲前哨今居山以西者有二百餘丁其後裔也諸徭率盤姓有三種曰高山曰花肚曰平地平地者良歲七月十四拜年以盤古爲始祖盤瓠爲大宗其非盤姓者初本漢人以避賦役潛竄其中習與性成遂爲真徭袁昌祚云羅旁之地土著之民多質悍利入徭爲雄長客藉之民多文巧利出徭爲圉奪茲固長蘖之媒也則備諸徭當自齊民始

羅旁徭其稍馴者聽約束與齊民無異從不入城

有見官長者還語其類謂不畏中間坐者但畏左右雞毛官謂皂隸也婦人皆著黑裙裙腳以白粉繪畫作花卉水波紋獐則以紅絨刺繡獐貞而獐淫獐之婦女不可犯獐婦女無人與狎則其夫必怒而去之獐欲娶婦入山見樵采女輒奪其衫帶以歸度已之衫帶長短相等乃往尋求其女負之女父母乃往壻家使成親否則女仍處子不敢犯也西寧東安諸生獐亦然鄺露謂獐人以十月祭都貝大王男女連裾而舞謂之蹋獐相悅則男騰躍跳踴背女而去此西寧之獐俗也又謂獐人當娶日其女卽還母家與鄰女作處間與其夫埜合

既有身乃潛告其夫作欄以待生子後始稱爲婦
婦曰丁婦男則曰獐丁官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
以豪侈相尚壻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以香艸花
枝結爲廬號曰入寮鼓樂導男女入寮盛兵爲備
小有言則歛兵相鏖成親後婦之婢媵稍忤意卽
手刃之能殺婢媵多者妻方畏憚半年始與壻歸
盛兵陳樂馬上飛鎗走毬鳴鐃角伎名曰出寮舞
壻歸則止三十里外遣獐貍持籃迎之脫婦中相
貯籃中命曰收魂蓋欲其妻悸畏而無他念也獐
貍者巫也大均嘗至西粵宿獐人高欄之中頗知
獐習俗其人名曰獐牯老與獐不同東粵有獐而

無獠吾故詳言獠而畧言獠

曲江獠惟盤姓八十餘戶爲真獠其別姓趙馮鄧唐九十餘戶皆僞獠其男子穿耳飾銀環衣服綵繡花邊首裹花帕腰刀掛弩不跣足女人無袴繫重裙皆繡花邊其戴版者曰板獠以油蠟膠髮裹於板上光閃似蜻蜓羽月整一次夜以高物度首而臥下亦跣足婚姻不辨同姓食多野獸以膏梁釀酒七月望日祀其先祖狗頭王以小男女穿花衫歌舞爲侑性亦工巧或製器以易鹽米有山官約束之號獠總歲時一謁縣令其無板睹民獠耕山者花麻而不賦耕畝者編戶與庶民同女子飾

耳環婦則屏之

連山有八排徭性最獷悍其髻微有肉尻脚皮厚寸許飛行林壁自號徭公而呼連人爲百姓自稱徭丁曰八百粟言其多也稱官長則曰朝廷月送結狀至縣庭不跪納糧則以委縣之里長里長利其財物與交好少拂則白刃相加矣有徭目八人司約束歲仲冬十六日諸徭至廟爲會聞悉懸所有金帛衣飾相誇耀徭目視其男女可婚娶者悉遣入廟男女分曹地坐唱歌達旦以淫辭相和男當意不得就女坐女當意則就男坐旣就男坐媒氏乃將男女衣帶度量長短相若矣則使之挾女

還家越三日女之父母乃送牲酒使成親凡女已
字頂一方板長尺餘其狀如扇以髮平纏其上斜
覆花帕膠以蠟膏綴以琉璃珠是曰板徭未字則
戴一箭竿髮分數綰左右盤結箭上亦覆繡帕自
織麥稈帽戴之出入叢箐首頻側而不礙是曰箭
徭其領袖皆刺五色花絨垂鈴錢數串衣用布或
青或紅堆花疊艸名徭錦女初嫁垂一繡袋以祖
妣高辛氏女初配槃瓠著獨力衣以囊盛槃瓠之
足與合故至今仍其製云後漢書言槃瓠諸子織
績木皮染以艸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毘形于
寶言赤髀橫裙槃瓠子孫是也槃瓠毛五采故今

猺婢徒衣服斑斕其性兇悍好鬪一成童可敵官軍數人又善設伏白晝匿林莽中以炭塗面黑衣黑袴爲山魃木魅之狀見商旅則被髮而出見者驚走棄財物呼曰精夫殺我乃已精夫者猺之渠帥也自洸口至連州四百餘里崕路艱險商旅不敢陸行行必從水官軍與交通爲盜而猺官歲人其租稅千金縱容弗問四方亡命者又爲之通行囊橐或爲鄉導分受鹵獲其巢窟與連山相對僅隔一水官兵至盡室而去退則擊我惰歸踉蹌叢薄中不可蹤跡拒敵則比耦而前執鎗者前卻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矢盡則刀鎗

俱奮度險則整列以行遯去必有伏弩往時常勤
五省之兵征之有謂其將者曰獠每匿跡不與吾
戰乘暮乃出屍吾宏麾諸軍直進而主將督狼兵
於後散伏險要乘獠掩我反出其後以掩之歸師
夾攻必可殲盡此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其計誠善
矣

德慶有雷獠山雷翁山皆熟獠所居獠曰雷獠
之長曰雷翁也又有雷馬山獠馬之所生故曰雷
馬又獠人多以其人爲馬馬多力善走倏忽百里
故羨之而以爲名其曰伶人者獠之別種伶猶詩
所謂盧令令也獠人者舊居文昌東北百里東獠

山其人如猿故云猗詩遭我乎猗之間註謂猗山
名非也猗犬類也猗人一作狙人莊生所謂狙公
也與矜人皆高髻雕題狀若猩猩散居林莽饑拾
橡栗故莊生有賦芋朝三暮四之言皆所謂生蠻
也

黎人

黎母山高大而險中有五指七指之峰生黎獸居
其中熟黎環之熟黎能漢語嘗入州縣貿易暮則
鳴角結隊而歸生黎素不至城人希得見歲壬子
忽有生黎二十餘獻物上官旗書黎人向化四字
以檳榔木竿懸之一人負結花沉一塊大如車輪

外色白內有黑花紋一人抱油速一樹長七八尺
二人舁一黑猪熊二人舁一黃鹿貌皆醜黑蓬跣
短衣及腰以三角布掩下體觀者以爲鬼物也當
額作髻髻有金銀鈿或牛骨簪其縱插者生黎也
橫插者熟黎以此爲別婦女率著黎褊以布全幅
上與下緊連自項至脛不接續四圍合縫以五色
絨花刺其上裙袂作數百細摺用布至十餘丈長
不能行則結其半於腰間纍纍如帶重物椎髻大
釵釵上加銅環耳墜垂肩面涅花卉蟲蛾之屬號
繡面女其繡而非以爲美凡黎女將欲字人各諒
已妍媸而擇配心各悅服男始爲女紋面一如其

祖所刺之式毫不敢訛自謂歿後恐祖宗不識也
又先受聘則繡手臨嫁先一夕乃繡面其花樣皆
男家所與以爲記號使之不得再嫁古所謂雕題
者此也題額也雕繡也以針筆青丹涅之有花卉
蟲魚之屬或多或少而世以爲黎女以繡面爲絕
色又以多繡爲貴良家之女方繡婢媵不得繡皆
非也黎婦女皆執漆扁擔上寫黎歌數行字如蟲
書不可識男子弓不離手以藤爲之藤生成如弓
兩端有弣可掛弦弦亦以藤箭鏃以竹無羽但三
了爲菱角倒鉤入肉必不能出彼射者以身就竹
林下屈垂竹尾繫箭筈於其上以多人按定被射

者使身不動徐放竹尾鏃卽出然筋骨俱已散碎敷以藥散僅能不灰而已生黎最兇悍其弓重二百餘斤戈以標刀甲以角盔以香木皮熟黎弓則以雜木若擔竿狀棕竹爲弦筋竹爲箭榦而不甚直鐵鏃鋒銳有雙鈎一小繩繫之臨射始置箭端遇猛獸一發卽及獸逸而繩絆於樹乃就獲焉凡欲買沉香者使熟黎土舍爲導至生黎峒但散與紙花金勝及鋤頭長一尺者箭鏃三角者或絨線針等物生黎則喜每峒置酒餉客當客射牛中腹卽以牛皮爲鍋熟而薦客人各置一碗客前滿酌椒酒客能飲則一一嘗之否則竟勿當也如或

嘗或不嘗彼則以爲有所輕重雖盡與客沉香必
要於隘路而殺客其兇暴若此生黎以熟黎勾引
嘗出盜劫男婦盡室以行躑捷如飛官兵不能追
逐惟婦女以黎褊太長行稍緩往往被擒乃稍屈
伏其別種有生岐者尤獷悍雖生黎亦輒畏之大
抵五指山中多生黎小五指山中多生岐岐隋所
謂也黎漢所謂俚也俚亦曰里漢書曰九真蠻
里又曰歸漢里君是也熟岐稍馴善其巢居火種
者爲乾脚岐與熟黎同俗半生半熟者次之計黎
岐疆圉凡一千二百餘里絕長補短可四百有奇
山勢盤旋若羸然黎舉種盡落居其外岐居其中

二三十里間輒有一峒峒有十數村土沃煙稠與
在外民鄉無異第層峰疊巘林竹叢淡水毒山嵐
氛翳四塞外人不能恆入故諸獠得以負固爲患
誠能撫綏有道守禦有所敷教有塾則民黎熙熙
自可相安於無事正不必以用兵爲務耳

黎有二種五指山前居者爲熟黎山後爲生黎熟
黎亦有二種與生黎近者爲三差黎與民近者四
差黎征徭稍稍加焉熟黎者生黎之稂莠而糧長
又熟黎之蝨賊凡生黎蠢動皆熟黎爲之挑釁而
熟黎之奸欺又糧長之苛求所激也糧長者若今
之里長其役黎人如臧獲黎人直稱之爲官而糧

長當官亦呼黎人爲百姓凡征徭任其科算盡入私囊詰之則曰此生黎也激之恐變其奸欺若是官或詣黎村徵糧所至宏一一嘗其酒饌黎人喜官公平乃相戒速完國課如遺其一卽瞋恚陰挾弓矢伏林間凶其水艸之性矣赴州縣裸而額髻直豎一雄雞尾橫插骨簪斯則其冠冕也官必歡然笑語受其所獻賞以銀牌紅布彼欣然持歸供之香火爲遺愛或鄙其裸裎使著衣見彼遞相傳語見者遂希而納糧亦怠不得不委之糧長矣黎多符王二姓非此二姓爲長黎則不服欲去長則繫一牛射之矢貫牛腹而出則得去黎長不以

文字要約有所借貸以繩作一結爲左券或不能償雖百十年子若孫皆可執繩結而問之負者子孫莫敢諉力能償償之否則爲之服役貿易山田亦如是黎歿無子則合村共豢其婦欲再適則以情告黎長囊其衣帛擇可配者投於地男子允則拾其囊婦乃導歸宿所携挾牲牢往婚焉父母歿歛所遺財帛會黎長與衆瘞之以爲父母恩深我無以報不敢享其遺貲而旁人亦不敢竊取懼其鬼能崇人云每扛負諸物惟以一肩登高陟險不更移曰祖宗相沿如是不敢更也其愚孝又有如此

黎善咒鬼能作祟或與客商牴牾卽咒其已父
母逾時其人身如火熾頭腹交痛知其故勿暴其
過第曰獲罪土神請爲飯謝覓酒脯與之祭于地
喃喃其詞祭畢夫婦分而啖之病人歛然起矣其
或土商與貿易欺以膺物則出伏路旁執塗人以
歸極其箠楚俾受者通信于家訟其人償以原物
始釋之如其人不可得訟其同侶聞官遣熟黎持
牒曉之雖不識字覩印文而亦釋遣焉其俗最重
復讎名算頭債然不爲掩襲計先期椎牛會衆取
竹箭三刀其榦誓而祭之遣人齋此矢告讎辭曰
某曰某時相報幸利刃鋟矛以待讎者謀于同里

亦椎牛誓衆如期約兩陣相當此一矢來彼一矢
往必斃其一而後已或曲在此曲者之妻於陣前
橫過呼曰吾夫之祖父負汝勿斃吾夫寧斃我可
也其直者妻卽呼其夫曰彼妻賢良如是可解鬪
亦卽釋焉如已報矣若力微不能敵則率同里避
之報者至見無人相抗卽焚其茅葦曰是懼我也
可以雪吾先人恥矣凱還不再出

峯人

澄海山中有峯戶男女皆椎跣持挾鎗弩歲納皮
張不供賦有峯官者領其族峯巢居也其有長有
丁有山官者稍輸山賦賦以刀爲準者曰徭徭所

止曰山曰峒亦曰峯海豐之地有曰羅峯曰葫蘆
峯曰大溪峯興寧有大信峯婦善有室峯其人耕
無犁鋤率以刀治土種五穀曰刀耕燔林木使灰
入土土煖而蛇蟲死以爲肥曰火耨是爲畚蠻之
類志所稱伐山而營藝草而播依山谷采獵不冠
不履者是也潮州有山峯其種二曰平髻曰崎髻
亦皆獠族有莫獠號白衣山子散居溪谷治生不
屬官不屬峒首皆爲善獠其曰斗老與盤藍雷三
大姓者頗桀驁難馴樂昌有僞獠多居九峰司諸
山其始也苦於誅求以其田產質客戶而竄身獠
中規免且久之性情相習遂爲真獠相率破犯

條要恣行攻劫爲地方之害卽善徭亦且畏之徭
或作繇漢書江都王建遣人通越繇王是也越東
多徭而無獠獠惟粵西多有之自荔浦至平南獠
與民雜居不可辯大抵屋居者民欄居者獠欄架
木爲之上以棲人下以棲羣畜名欄房亦曰高欄
曰麻欄子狼人則不然自荔浦至平南多獠人自
潯陽至貴縣多狼人粵東惟羅定東安西寧有狼
人蓋從粵西調至征戍羅旁者族凡數萬每人歲
納刀稅三錢於所管州縣爲之守城池灑掃官衙
供給薪炭性頗馴畏法

瘋人

粵中多瘋人仙城之市多有生瘋男女行乞道旁
穢氣所觸或小遺於道路間最能染人成瘋高雷
問盛夏風濤蒸毒嵐瘴所乘其人民生瘋尤多至
以爲祖瘡弗之怪當爐婦女皆繫一花繡囊多貯
果物牽人下馬獻之無論老少估人率稱之爲同
年與之諧笑有爲五藍號子者云垂垂腰下繡囊
長中有檳門花霞香一笑行人齊下騎殷勤紫螭
與瓊漿蓋謂此也是中瘋疾者十而五六其瘋初
發未出顏面以燭照之皮內頰紅如茜是則賣瘋
者矣凡男瘋不能賣於女女瘋則可賣於男一賣
而瘋蟲卽去女復無疾自陽春至海康六七百里

板橋茅店之間數錢妖冶皆可怖畏俗所謂過癩者也瘋爲大癩雖繇濕熱所生亦傳染之有自故凡生瘋則其家以小舟處之多備衣糧使之浮游海上或使別居於空曠之所毋與人近或爲瘋人所捉而去以厚賂遺之乃免廣州城北舊有發瘋園歲久頽毀有司者倘復買田築室盡收生瘋男女以養之使瘋人首領爲主毋使一人闌出則其患漸除矣此仁人百世之澤也

山海多劫質盜得人則室其耳目灌以蠟膏繫之遣瘋人往候贖者于野贖者至亦復室其耳目束縛以歸既定要約先納花紅手帕次輸金帛乃使

瘋人導所釋者于野委之而去瘋人往往得厚利或州縣有司催糧亦輒使瘋人分行鄉落其人糧未盡輸則瘋人相率飲食寢處于其家日肆罵詈以穢毒薰染之使之亦成惡疾蓋有司以瘋人爲爪牙盜賊以瘋人爲細作其爲無用而有用如此瘋人最爲人害家有慶弔則瘋人相率造其門叫呼罵詈大得財物酒餚而後去其首者名曰亞胡以錢先厚與之使還分給則亞胡以一花籃懸繫門首其曹輩見之弗復至矣廣中丐者惟瘋人最惡每行乞男婦三五與俱人不敢以疾聲厲色相待其爲盜賊作耳目山海間多倚任之欲除其患

惟在收養園中使毋他出然瘋人亦不欲他出也

盜

粵中多盜其爲山盜之渠者曰都都者多資本有謀力分物平均爲徒衆所悅服故曰都每一營大遠近亡賴者踵至曰簽花紅驍勇者曰花紅頭目自大老以至十老自先鋒一以至先鋒十悉以十人爲一曹十人滿則更一名號以相統行劫時惟都及公王所指公王者範銅爲之戴兜鍪持戟長二寸許使一妖人爲神總朝夕虔祝且咒罵以激公王之怒昧且以濃茶爲獻視茶路以知凶吉茶路者茶在盃中其氣散爲波紋凝爲物象有兵至

則茶中分裂珠花沸起若出刳鹵獲衆多無患則
茶氣爲刀鎗形外向否則內向又以筴杯卜進止
凡盜渠歿者悉召其魂魄至壇俾公王役使之神
總故多妖術凡大而攻圍小而椎剽諸盜皆遵行
惟謹每分賊則神總坐得其半蓋盜聽於公王公
王又聽於神總也其巢皆阻峭憑溪縣絡羣峒俚
獠蠻邏之屬皆與之扭紅盟詛行劫時傳籌爲號
名曰趕馬須臾舛徒四集蟻聚蜂屯鉅筴如林不
可止遏其長在巢中者曰飄子亦曰飄馬在花山
一帶者曰東飄子在鐵山一帶者曰西飄子皆亾
命之雄也盜本徒卒而曰馬不欲言人亦以馬有

威武也每十人爲一錢百人爲一兩或問幾何馬則曰幾錢馬幾兩馬也其在巢外聞出馬而來者曰搭馬於墟市間佯爲商旅牙僧乘機竊發者曰牽白綾爲細作者曰亞妹先登曰折頭其都或分子營則其都子都孫稱之曰太公是謂老都諸村落爲所脅服者曰開馬路未脅服者曰生水謂官兵亦曰水以財賂官兵曰買水此皆山盜之所爲也海盜則以龍艇其長數丈數十人裸袒操之出沒如飛亦多用撥槳飄風子晝則瘞舟泥中夜則起而行劫其出沙田耕者乘便利亦卽攻劫寄盜於農及傭作小販之屬使人莫測此其尤不逞者

凡山海盜皆以捉人爲先勒金取贖打票爲約期
期過則拷掠燒鉗備行慘毒或投之於豕圈馬圉
或盡屠而肝其肉女爲妾婢婦爲乾湑奶婆或以
鬻諸澳門或以質諸當戶或以充作人事餽遺藩
丁所捉男女富者曰沉香貧者曰柴賊中有金多
者包買沉香以待贖是曰挑香金少則挑柴更得
厚利然其爲盜也大屯小夥皆有大猾主之賊以
大猾爲資大猾又以貪官爲援其人耳目甚廣牙
爪多急則行賄賂緩則舞文持吏短長與胥役相
爲囊橐又善陰行鳩蠱稍睚眦不平輒假手金蠶
挑生毒殺之或嗾其黨與詞連善類使汚蠆無以

自明而又與藩前有勢力者交爲姦利以瑰貨子女相膠漆以故羣盜倚藉之公行無忌當事欲發官兵而剿官兵或卽其黨欲募士兵而征士兵或卽其人而且縣之令史鄉之巡簡亦往往受其珠貝多所包容以致良善之民噤口而不敢一語比年剿捕雖行賊中有保結者得釋無則誅戮然皆盜之散仔無足重輕諸魁渠根株甚固皆有主持之者未能芟除其二三也稍市恩賂以招撫彼則陽爲悔過陰復橫行出入官衙與兵吏益習表裏爲奸其撫丁仍居故土與撫目來往不衰雖曰歸農其部落仍然未散也鄉民以其旣撫也益畏憚

不敢側目一告訐則先爲所陷害身歿家傾反不
如其未撫之時猶畏鄉閭指摘不致白晝縱橫也
至有邊海之豪僞爲強賊以圖有司招撫有司不
知輒以詢之鄉長鄉長受其財物亦指爲真一得
招撫奉委爲首領官標則負力怙威橫噬里黨父
兄任其報復子弟惟所誅求諸輕薄之徒與爲羽
翼揚揚志滿反以真賊爲榮僞賊爲辱矣嗚呼民
之不軌喪失其心至此所繇者內無賢父兄之教
誠外無威明大吏之督責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
易曰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今牧民者其皆以利
爲寇以寇爲利耳四境之內不治豈盡盜賊之罪

乎哉

廣州諸屬縣多盜最兇悍者新會然新會盜又以
新寧盜爲先鋒千人中得數十新寧人可以百鬪
而無敵其根株往往鉤連山與海相爲表裏不可
以盡殲如得一盜卽殺一得十卽殺十得百卽殺
百久之其類自少矣若撫之使其渠率爲兵爲總
防汛要害或放散使盡歸農彼仍然勾引羣盜爲
患未已蓋諸盜皆以撫丁勾引無撫丁則無勾引
而撫目尤其臂指之使者欲絕其患惟宜擇鄉而
剿於十郡中分四道使四監司者帶領官兵所至
集其父兄子弟公言之有五十人共指其姓名或

暗或明則取而誅之然亦必責之使首被首者且勿行刑多召保甲而質之辭合則已否則更加重刑責之再首如是者數四彼盜見首同徒尚可苟活不首同徒遂致大斃三木未有不甘爲共盡者也大抵無事之時有司宜時常防備小有出沒卽行捕擒勿致養寇以遺患又宜單騎巡行諸險勤誘諭之使之十家爲甲百家爲堡平居互相譏察有事互相救援有不足互相周濟路徑之險要大爲寨圍俾之戮力固守凡大鄉設鄉夫哨二小鄉一每哨鄉兵二十人選鄉良夫爲練長募其強武子弟隸焉其餉則取之鄉之富人大賈及巨姓之

蒸嘗與墟市地產之租稅有司無所利焉鄉中兵
食各足又十鄉二十鄉歃血連盟一鄉有盜或爲
盜之哨探則同盟諸鄉共執而溺之於江而勿以
聞以聞則有司必須審鞫囚停智長爲患有不可
言者蓋彼兇人者梟雄狡詐乃天性不幸見擒止
憾其術之未工豈有悔其爲之不善是以奇謀詭
術愈練而愈精微出鬼入神莫可方物致有以官
門以囹圄而爲巢穴者其以囹圄爲巢穴也尤爲
深固曩者盜遭俘執必首同徒今則惟拔良善蓋
非義於同徒也就擒者自知不可復生必藉未敗
者供其口食未敗者利其不首必勤劫以報厚恩

是雖身在幽囚猶坐享四方之奉也故誅盜貴勿踰時

蛋家賊

廣中之盜患在散而不在聚患在無巢穴者而不在有巢穴者有巢穴者之盜少而無巢穴者之盜多則蛋家其一類也蛋家本鯨鯢之族其性嗜殺彼其大艫小舠出沒波濤江海之水道多岐而畧朋之分合不測又與水陸諸兇渠相爲連結我哨船少則不能躡其踪跡水軍少亦無以當其鋒銳計必兵恆有餘於盜毋使盜恆有餘於兵又設爲嚴法如盜殺一人則以一兵抵殺一兵則以一宜

償刦一民舸則奪一哨船之食而責之大功晝夜
巡行惟盜是索而蛋人則編以申冊假以水利每
十艇爲一隊十隊爲一長晝川使守畧倣洪武初
以蛋人爲水軍之制擇其二三智勇者爲之大長
授以一官俾得以軍律治其族與哨船諸總相爲
羽翼又使諸縣富民仍得朋造烏槽橫江二船專
業漁鹽有警則船人皆兵分班守直凡出外海制
賊用烏槽裏海制賊用橫江船又使東西二江日
艘夜艘諸艘長皆爲哨長而勿征其餉如此則上
無養兵之勞而水師自足一有事旦暮可集矣

黃盜

黃盜名蕭養初爲盜下獄臥榻枯竹生花諸囚以爲祥也蕭養乃率囚越獄糾集戰船數百艘直犯廣州於五羊驛僭位稱東陽王改授僞官百餘人珠江之南有僞南漢離宮故址增築居之船抵五羊門外其手下衣貌與同者數十人官兵莫能辨乃以響箭向天射蕭養仰視一箭直貫其喉墮水死其衆盡降於是廣州始作外羅城今南面新城是也海寇之雄莫過蕭養前有曾一本後有劉香皆力攻廣州弗克蓋當盛世則然

永安諸盜

永安重巒複嶂昔固盜藪礫頭山與烏禽天字清

溪等嶂員墩黃沙等山聯絡歸善海豐長樂河源
龍川等縣綿亘險阻而礮頭山故有鐵冶賊往往
巢穴其中分道田掠官兵屢撲不能絕賊窮輒還
礮頭結寨自固已復盤據五縣山谷中多良田流
民雜居易嘯聚出則賊多歸則賊少皆近巢居民
半爲賊黨故也乘其未穫以大兵臨之乏食自困
乃可擒矣古名黃沙賊常伏烏禽嶂出掠柘園執
求盜通判藍能賊復襲郡城外東平欲席卷去未
至十里而曙覺遂破漏口營鹿游岡擄掠子女責
贖捆載而歸當是時烟火達于譙櫓不能以一矢
加遺東西兩江羣盜遂熾先是長樂海豐之間逃

軍坑有銀穴河源密坑亦有之兩處卅開則豪民
往往羶附及封穴所獲不足更費折閱遂刻戟而
起奸民渾沸乘釁俱發索隨和建名號者不可勝
數程鄉揭陽之盜又瀕洞其間大羣數千人小羣
數百凡數十百羣東至興寧長樂程鄉揭陽北至
河源龍川西至博羅南至海豐歸善以及東莞無
不羅其鋒者永安其蹂躪之區也執官吏質墳墓
擄人民室妻女焚廬舍據土田死者以谷量澤若
蕪卽欲假息城郭豈能盡容數村一壘賊去則耕
至則閉壘而守往往陷沒凡賊有大總二總至于
五總亦曰滿總尾總分哨爲哨總禽總演禽者也

書總掌書記者也旗總職志者也紀綱諸事曰長
幹衆賊曰散班其上有甲頭合數羣有都總凡大
總死謀所立建所授皂旗束以青茅以次拜旗拜
而張則立之矣張則陰風颯颯若有憑之者云其
祭旗用人使目于旗而後殺之漬旗以血括其髮
爲旄頭焉其長技有大布旗旗端繫以鐵鈎有長
竹鎗二三人執之進如風雨其出劫卜於神以決
勝負以誘爲知以覆爲奇以望屋爲糧以闌出爲
用以劫質爲寶當是時盜賊孔棘民死亡者非其
父兄卽其妻子鵝埠嶺乃至千人盡屠哭泣之聲
不絕日夜乞師有司縮胸主撫置不省賊或聽甫

入城輒言願歸舊巢一出郊關且歸且刼送者固
在自是良民禦賊反蒙激變之辜賊益恣行逼近
城府乃遣一卒導歸而以還鄉上報賊鄉安在其
所據者皆良民之產也計自萬歷之末至隆慶之
初歷十三四年分巢諸鄉聲勢相倚出入無時靡
處不到歸善長樂龍川三縣所破寨殺鹵人民財
幣牛馬不可勝算永安寨七十九寨卽圍也一圍
則數村人居之多者千餘人少亦數百盡破完者
廬八圍耳員岡圍殺至千人三角圍殺四百人樟
村圍獨三人得存凡破圍卽據之其後五軍分道
大勦慮各巢并力遵廟議名討藍賴二賊而爲質

各巢自十月至明年三月諸賊盡平蓋賊皆草竊
烏合之衆語險固則無深溝高壘語糧食則無儲
峙飛輓緩急不相援利害不相救得忠誠任事之
臣滅之故甚易也若夫招撫則賊愚有司有司欺
朝廷之計耳烏可蹈哉大抵寇有山有海有倭其
害則山寇爲甚蓋海倭去來有時山寇常在境內
也嶺東賊本細微蔓延十三四載戾夫爲之涕下
揆厥所繇上下相遯無異 穆宗詔云封疆以講
武爲不急以玩寇爲苟安盜賊隱容不早撲滅往
往釀成大患巡按御史叅劾聖明哉

永安黃氏三孝子

永安黃氏三孝子者父曰黃讓子曰啓愚曰啓魯
永安縣琴江中鎮社人也讓字遜齋年十六父母
連沒讓廬墓三載其兄爲賊所得讓罄私橐三百
金贖之未幾賊葉千復掘讓父母冢質其骨責贖
千金讓不能措乃不告妻子身自質賊易其親骨
使從者懷歸子啓愚啓魯聞之哭不自勝假貸親
友無所得啓魯乃走賊壁呼曰吾家所有者田耳
非家長操書券田不得鬻願質我而歸父賊然之
歸讓讓聞行又爲他賊黃允所執葉千以讓久不
至乃以繩貫啓魯鼻又貫其踵倒懸之啓愚聞其
事哭盡出血晝夜不絕聲諸壘賊哀之卒歸其父

與弟于是讓以策干督府吳桂芳謂歸善之古名
長樂之琴江其地阨塞多連峰沓嶂凶人之穴也
去其縣各二百餘里賊一哨民無所歸命不如遂
縣之以安集其民然後出兵四討賊不足除也桂
芳以爲然遂上其事其後卒縣永安者讓之策也
隆慶四年檄林天賜城永安以讓爲巡方讓以軍
法部勒其傭均勞逸時餽糧平板幹稱畚築四閩
月而畢藩臬大夫旌其功者再是年率子啓愚啓
魯爲知縣陳哲將鄉兵攻破劉漢江賊殺漢江明
年破蘇允山賊生擒允山啓愚爲賊所傷死又明
年督府殷正茂大舉討賊讓散家財募死士百人

從監軍道顧養謙爲衝鋒把總與永安知縣陳立
中至各巢說賊各以精銳相從至南嶺賊江萬裕
據險抗師七日讓說之以身質于賊誘出賊黨官
兵遂乘間而入啓魯以父在賊中率所募壯士大
呼先登賊盡披靡斬十七級奪讓歸啓魯身被數
創而死讓前後率兵剿賊如泥山簾紫嶂施坑南
嶺等巢皆爲所破凡斬渠六首生擒一百五十賊
帥二說下賊巢四降賊衆一千七百四十八還被
俘者一百二十八當事屢加厚賞讓爲人謙退志
在報發冢之讎不在軍功也每有功不肯自上推
與同事者以冠帶哨官終久之巡按御史有教訪

孝節之士邑人咸上言御史異之授以義民冠帶
讓辭曰讓遭不辰禍及先人丘壟破產贖骸子職
常事何孝之足云至于待罪行間賴天子威靈大
將指麾殺賊以雪家恥不勝幸甚敢言功績乎非
分之榮義不敢受卒不受冠帶御史益異之記郡
縣禮獎初啓愚戰死知縣陳哲葬而表之及啓魯
死至萬歷十九年邑人乃請于縣爲啓魯建祠讓
享年八十一連舉鄉飲大賓以考終三十六年有
詔旌其閭樹坊于永安縣曰一門三孝讓工詩詞
善書

廣東新語卷七終